

# 宁海与潘天寿

■浦子

点，霸气，有力。霸是霸悍，独领风骚，力是雄健浑厚之力。有画评家认为，其风格是“清健沉雄，精严阔大”。

潘天寿画中经常出现的怪石、巨岩甚至花草，多与宁海有关。画评家集中的观点是潘天寿的画作气势磅礴、雄奇博大、孤寂苍凉。还有专家指出潘天寿以大写意花鸟、山水名世，在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诸大家之后，别开一重天地，以刚劲奇崛的气象、苍古老辣的笔墨，使他的绘画看起来有一种建筑般的稳健和朴素苍浑的气息，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感和现代结构美。

而这些意象的最初，在冠庄的雷婆头峰，在宁海县山间，处处皆是，惊心动魄。

二

潘天寿从小接受的是宁海式教育。1903年，7岁的潘天寿进了村里的一个小私塾读书，一读就是7年。这地方我年少时常去玩要，叫“上屋道地”，石板铺的地面，我们在那里转转圈和打木旋，我记得有好几个院子，皆楼房。看看他读的书吧：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幼学琼林》之类，而后渐次选读到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《纲鉴易知录》，以及《古文观止》等。

《古文观止》中方孝孺所作的《深虑论》《豫让论》，则是私塾里必须熟读背诵之文。方孝孺是宁海人，明代学者、文学家、散文家、思想家。后因拒绝为发动“靖难之役”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，牵连其亲友800余人遇害。鲁迅先生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中，曾评价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：“只

要一看他那台式的硬气就知道，而且颇有点迂，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，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。”

潘天寿曾说：“我是个读老书的人。”这并不仅仅意味着“读点老书是旧知识分子的常事”，而应该理解为他一开始在私塾读书，接触的就是这些影响他一生的书。像潘天寿这样爱读书的学生，也曾受到了先生的戒尺打手体罚。原来，潘天寿偷偷描画了《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英雄好汉。对于正直硬气的江湖好汉的崇拜，始于他的少年时代。

宁海不止方孝孺一个文人，历史上许多文人，甚至非文人，也具备这样的人格特质。他们不仅从文字上，还从言谈举止中，将这种精神传授给了潘天寿。他的学名天授，这里的天，虽是他的辈分，也可以理解为应天之道，即宁海人特别是冠庄人世代相袭的精神秉性。

三

有人评价，梵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，强烈的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，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。而早在1926年，吴昌硕就曾对潘天寿的花鸟画给予高度评价：“天惊地怪见落笔，巷语街谈总入诗，大器也。”

在外人的眼里，潘天寿的笔下，充满了天惊地怪，而在冠庄人的眼里，都是寻常的东西。这里的寻常也包括在巷语街谈之中。这也是研究潘天寿艺术特色形成的关键之一。

潘天寿晚年曾说：“我从14岁起就下决心要做一个中国画家。”

那时候，他还在县城的学堂读书。潘天寿对故乡的山水有着特别的感情，他曾回忆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喜欢往野地里跑，对着山，看半天；对着水，看半天；眼睛在看，心里在想，想那些与山和水有关系的事，其实，都是人的事情。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，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；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吧！人家说，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！我说，石头就是我家呀！”

那石头的刚性和坚固，那石头呈现的动态，对幼小的潘天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潘天寿后来在谈及中国画的艺术特色时，特别强调：“中国绘画，不论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等等，特别注重于表现对象的神情气韵。故中国绘画在画面的构图安排上、形象动态上、线条的组织运用上、用墨用色的配置变化上等方面，均极注意气的承接连贯，势的动向转折，气要盛、势要旺，力求在画面上形成蓬勃生动的生机和节奏意味，以达到中国绘画特有的生动性。”

这一切源于冠庄。宁海带给他的艺术觉悟，是潘天寿一辈子坚持的东西。这种觉悟表现在潘天寿对于传统文化的捍卫和践行，在中国画教育上的推动，更有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。这不仅仅是冠庄的、宁海的、浙江的，而且是整个民族的。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，这是潘天寿对于弘扬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。

宁海对于大师是重视的，前些年修缮了故居，修建了潘天寿公园，竖立潘天寿雕像，命名天寿路和潘天寿中学、潘天寿小学，最近又在新城市中心建造了规模浩大的潘天寿艺术中心。

潘天寿永远是宁海的光环。

# 春日新笋

■枕流

小时候写作文，比喻一种事物蓬勃出现时，我总喜欢说成“像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”。春笋那“破土而出”的劲头是强健的，欣欣向荣甚至所向披靡的，它们自身蕴含的那股子力道始于春日里的萌动，转而在再厚积薄发，必须顶翻乱石，穿透密密的泥土层，才能真正仰望这个明朗而美丽的世界——可想而知，这份力量背后是怎样一种积极无畏的生命力！

而春笋作为时令菜，在几场浙沥的春雨后，已被一些自产自销的蔬菜摊贩们铺排在菜场中了。就像白居易诗中所写：“此州乃竹乡，春笋满山谷。山夫折笋抱，抱来早市鬻。”春笋因为带着这个季节的鲜美和清新，显得尤为“夺目”——根如白玉，笋体肥大，土黄色的外壳上粘着星星点点的湿润泥土。摊贩颇带自豪地说，都是大清早刚从山里挖来的，趁着新鲜劲头卖个好价钱。此时，能干的家庭主妇会用指甲掐笋的根，从而判断老嫩。那摊贩看着不禁笑起来：“不是我自卖自夸，根根都是能掐出水来的好笋啊！”然而“褒贬的是买家”，买主还是要反复细看。据说好的春笋是笋壳嫩黄，且笋的节与节之间比较紧密。不多时，买主终于点头，表示认可摊贩的话，心满意足地挑了几株春笋。那摊贩出的价格挺公道，生意做成，皆大欢喜。

苏东坡这个古代大美食家深知春笋的美味无与伦比，“长江绕郭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。笋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，如此食材即便是简单做来，也能叫人赞不绝口。我最喜欢吃南方家庭中户户拿手的“笋块红烧肉”。剥去笋壳，笋肉的下半截嫩白之中隐隐透出自然的青

碧，将其切成厚实的鱼肉块后焯水，之后将肉和笋同锅共煮，再加些常用的调料，就可大碗盛上桌了。母亲做这道菜很有几分个人风格：将上好的五花肉、春笋切块，一起下锅，放水盖过食料，烧开后，先放黄酒，接着用中火烧，起锅前放少量盐、味精。对了，酱油很重要，要让笋呈红色，所以酱油要先放，根据咱们南方人的口味，也许还可以再加些糖。我曾问过母亲：这么新鲜的春笋在烧之前还需要焯水吗？母亲笑着说，别的地方出产的笋不敢说不用焯水，但四明山一带的笋，还真不需焯水，否则鲜味是一定会掉了大半的。

因为很多食材可以和鲜嫩的春笋合作搭档，共创美味，所以春笋在人们的眼中也就成了荤素百搭的“春菜之王”，像春笋虾仁、油焖笋、春笋蛋花汤等，做起来均不难，但入心的滋味一点也不比那些花时花力、精细制作的名菜逊色，而且春笋不论是烧、煮、煨、炖都各有风味。家常菜中还有春笋炒腊肉，冬日里自家做的腊肉若还没吃完，这时可先切成条状，放在水中煮到肉呈半白，然后把笋在锅中焯出香气，和方才加工过的腊肉同炒，再加些辣椒丝、葱、蒜调味就成。笋还能和鱼一起做成佳肴，郑板桥有诗云“扬州鲜笋趁鲥鱼，烂煮东风三月初”，鲜笋和鲥鱼的组合，鲜上加鲜，脆嫩的鱼肉和爽脆的笋味两厢厮觑，算是将板桥先生的那份绵绵诗情传达到了日常美食之中。

年年春来，年年春深，年年都有“无数春笋满林生”，不仅带来四季轮回之初那份茁壮旺盛的力量，也带来一份清香，一份佳美，一份愉悦！

# 刻在砚台上的岁月

■缪金星

自小练习毛笔字，父亲是第一个老师，上学时用的砚台也是父亲从东门口文化用品商店买来的，石质带盖，外方内圆，不知产于何地？不知哪家生产？想必是机器开凿打磨的，因为很多同学用的砚台都一个模样。一学期结束，有同学就把用过的砚台给扔了，我捡来过几块，在河边用发黄的丝瓜络洗干净，带回家放着，后来大概是参加什么笔会或给人家写春联，把这样的砚台带出来又随手送了人，最后也就不知所终了。

用丝瓜络洗砚台是父亲向陆放翁学来的，《老学庵笔记》里有一段“丝瓜涤砚磨洗，余渍皆尽而不损砚”的话。后来我读到全文，原来陆游记述的是一个叫谢景鱼的读书人，写完字先用纸擦去余墨，再慢慢用丝瓜络磨洗，余渍皆尽，不损砚台。

至于一笔一画，一楷一隶，就一直没有放弃练习。有一本1982年版的《中学生字帖》，我保留至今，时不时还拿出来作为习字的范本。帖子“前言”写道：“培养小学生写好字，不一定要人人都成为书法家，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范，比较端正、干净，容易认。凡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，能够使人细心，容易集中意志，善于体贴人。草草了事、粗枝大叶、独行专断，是容易误事的。”其以写字说到做人做事的道理。现在想来，童年的书写，是对最初“规矩”的遵循。学横竖的耿直，学撇捺的婉转，学方圆的端正，学圆的包容，学习全局的兼顾与稳妥，学习观察和静心，至今受益。

那年第一次去黄山，宿屯溪老街，当时商业圈还没有改造，晚间街灯也是昏暗的，倒是沿街有几家古玩店，以卖歙砚、徽墨居多。歙砚取石于婺源龙尾山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婺源一带，其与端砚、澄泥砚、洮砚并称为唐代四大名砚。歙砚石质坚韧，纹理缜密，上好的砚台还有闪亮的月晕自然生成，深得文人推崇。我禁不住诱惑，咬咬牙掏出一个月的薪水买下的一方巴掌大的砚台，上面刻有“丁丑春月，桂英作于星江之畔”的字样。砚面也见有几分雕饰：一抹流云烘托着明月，星光点点，山峦之间，一江秋水，小船渐渐离岸。这算是我当时拿得出手的最好一块砚台，虽然小了些，但用了很多年。父亲说，字写不好，你总怪笔不好，纸不好。现笔墨砚都好了，写字却没进步，力道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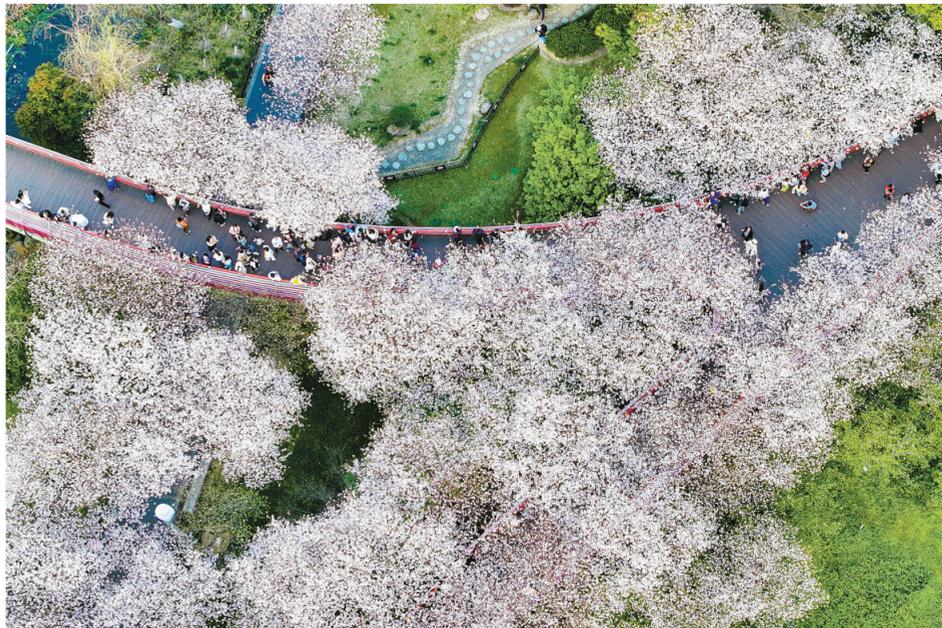
足，神韵全无，实在是因为不勤不精。

此后新千年的头一个秋天，我去了一趟河北易县，在游览清朝皇家西陵的路上，发现那儿有几家卖砚台的，还听到“南端北易”之说。称易水砚出于易水河畔，石质细腻，具有发墨快，不伤笔毫，墨汁滋润且不易蒸发干涸的特点。因着喜欢，迫不及待地买下一方带盖有盘龙造型的易砚，店家信誓旦旦，自夸他家砚台最便宜、最正宗，景一无二。结果一路前行，过了景点摊位，沿路开着十几家砚台作坊，式样更多，价格更优惠，便又买了几块，当作工艺品，带回家都送了朋友，而我自己也还是觉得那块歙砚用得习惯。

其实文房四宝除了笔墨纸砚，还有很多小把玩深受读书人喜欢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在慈溪彭东乡的河边淤泥中，发现一组青瓷三足蟾蜍水盂，淡色灰胎，质地细腻，通体施以湖绿色薄釉，滋润光亮。懂行的人以其轻盈端巧的器型特点，认定为文房用具。清代许之衡所著《饮流斋说瓷》称：蟾滴，由来已久。古者以铜，后世以瓷。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者则名曰滴。是以这小玩意用作砚台磨墨加水。越窑青瓷的烧制技术曾一度失传，八百年后的今天才重见天日。我曾在上林湖越窑博物馆买下一个仿制的青瓷三足蟾蜍滴，在博客里显摆。遂有远在山东的网友寄来一块硕大的徐公砚，说是要换我的那个青瓷蟾滴。

这可真便宜了我。徐公砚产自山东沂南，据传唐人徐晦赴京赶考，路上失落砚台，途经临沂，拾石琢磨成砚，以备会考之用，时逢腊月寒天，众考生砚墨结冰，唯有徐晦的沂南石砚其墨如油，书写流利，助其一举登榜，官至礼部尚书。遂将这块砚台起名徐公，扬名多时。但后来因其质地偏僻，年久无闻，近年才得以重新发掘试制，实属砚石中的上品。这般说来，越窑青瓷与徐公砚有着相同的荣枯兴衰。

朋友馈赠的徐公砚形如桐叶而大，厚似茶盘而实，至此就一直置于书桌，作发墨书写之用，而当年那块小巧的歙砚，被我用餐巾纸先除去墨迹，再徐以丝瓜络磨洗，余渍皆净而用作摆设了……砚台情缘，笔墨书香。可笑我天天相伴的学习用品越配越好，怎奈学习成绩却不见长进，想起父亲，愧有一声长叹。



出门俱是看花人。(唐严 摄)

# 古庙年年有戏文

■卢纪芬

菊、翠娥，都生在1939年，八只兔子。五六岁时由大人带着去看戏，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一个劲地欢呼“戏文场里趣相最好”。

印象最深的是在九岁那年的重阳节，头天消息传到：明日下午《打金枝》，晚上《宝莲灯》。嗨！一片欢腾。出嫁的女儿都回娘家看戏文来了，毛脚女婿都肩挑山珍海味看望岳父母大人来了。大伯、大叔赶紧剃头修面，说是戏文场里生头客多，咱可不能这般的邋遢相。

又有消息传来：这一日一夜的戏文，乃是出门在外的一位商人发了财，定来颇有名气的越剧班慰问乡亲。只是，两个阿嫂和大伯、大妈、祖母，最多都只看半场戏，就回家做家务了，而我妈则从来不去庙里看戏。还好，我已经自个儿会去看了。

我把凳子摆在廊下靠墙处，人立在凳上，刚好望得见戏台。前面三排已坐满了年轻女子，个个花枝招展，妆香扑鼻。她们微笑着聊天，但我听不清话语，因为台上正在“闹头场”，头场锣鼓敲得震天响，一刻一刻，歇十分钟，这样要敲三遍。

一个新嫂嫂正在嗑葵花子，一手托着手帕内的瓜子，一手点住嘴角，接住吐出来的壳，侧着腰，仰着脸，样子真好看！头场闹毕，锣鼓又起，出来四个红袍老令，一字排开台面，抖落手中的锦旗，旗上都绣了个大大的“福”字。这是戏班向观众祈福，名曰“天官赐福”，也是老规矩。他们退下，正戏开始了。

笙、箫、管、笛、琴……清脆悦耳，悠扬柔情，越剧的伴奏引人入胜。只是我没耐心参与剧中人的喜怒哀乐，而更喜欢看武打戏。台上正演到金枝公主被驸马打了一巴掌，不知何故，此时天井里忽然动荡起来，有人惨叫“救命”，原来观众打架了！台下乱作一团，此时就是想逃离，廊外是闹事的人，大殿里坐的尊长们都站立起身。来看戏的人若都乱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在此危急关头，台上出现了两个壮汉，一个手持大木棍，一个手提晃晃的月牙斧，狠狠注视着作乱的人群。

镇住了！观众都望着台上不再动弹，天井里顿时鸦雀无声。此时，台上一个壮汉说话了：“看客兄弟们，有冤有仇，明朝天亮到庙

门口来调停，戏文场里啥人作梗，啥人该死！”好了，一切恢复原状，继续演戏、看戏。我惊魂未定回了家，后来听大伯伯伯说，偏僻山乡必定有自治平安的办法，平日里埋头种田、捕鱼的百姓中，暗藏一身武艺的人村村歪歪都有，要紧关头挺身而出。当然，众家自然会感念他们的好处。

翌年正月初三，定来的是京剧，夜场演出“盘丝洞”，名角筱毛豹饰演金钱豹。打场开始，台上的帐帘等景物都收掉了，空空的戏台，台面两盏汽油灯用蓝色麻布遮住半圈，烘托出异样气氛。两个对手一个滚出来，一个跟斗翻出来，猴精与豹精打得昏天黑地。天井里一群年轻汉子看得阵阵喝彩，我站在楼下靠墙壁的凳子上，也不禁轻声叫好。那时候我只读过家里藏的《水浒传》，但家里没有《西游记》。

来年，定来了“张定凤”女子越剧班。再来年，李卢两姓联合成立农民业余剧团，但此庙将要改为合吞小学。庙改了，高高的戏台留着，首先上演《刘胡兰》《白毛女》，后来就演传统古装剧。戏文越来越多了。

笔谭

刊头书法：沈师白

象山港西北岸上，群山重重，吞壑繁复，李卢两姓各居一岙，中间仅隔一道自北向南的山脉。两岙民众遂在脉上建了一座“合吞庙”。满山古木森森，苍烟缥缈，两株巨大的樟树恰在庙大门两侧，枝叶撑开，荫凉了庙前一方空地 and 两边的下坡山路。山路连着蜿蜒在山腰的那条古道，往东可达镇海，往西可到天童。古人有诗云：“两村合一岙，庙以合吞名。千年门前木，上与云为情。”

时光回到1923年，脉上古庙历经了三四百年的人间烟火，多处已有损坏，两岙民众商定原地拆建扩大规模。请来鲁班师傅，投工六年后新庙落成。在庙中高高的戏台上，由“老大鸡寿徽班”连演三日三夜戏文，开启了往后几十年年年过节有戏看的欢乐日子。

轮到我们也看戏文了，已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。村里有八个同龄人：我、里头门翠英、友菊、上横根姐、民立、定菊、瑞